

朱子語類

九十四之五

程子
周子

漢書門			
九	四	八	類
二	一	八	號
四	二	一	函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九	四	八	漢
二	一	八	音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36)		
函號	298	25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朱子語類卷第九十四

周子之書

太極圖

太極圖無極而太極上一圈即是太極但挑出在上

太極一圈便是一畫只是撒開了引教長一畫

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端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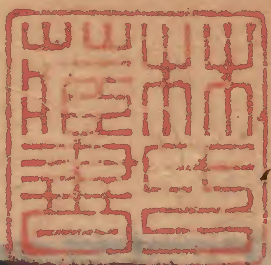
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皆有形狀至於太極有向

形狀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蓋云無此形狀而有此道

理耳

無極而太極只是一句如冲漠無朕畢竟是上面無形象



然却實有此理圖上自分曉到說無極處便不言太極
只言無極之真真便是太極帶

無極而太極蓋恐人將太極做一箇有形象底物看故又
說無極言只是此理也端蒙

無極而太極只是該無形而有理所謂太極者只二氣五
行之理非別有物為太極也又云以理言之則不可謂
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個

無極而太極只是無形而有理周子恐人於太極之外更
尋太極故以無極言之既謂之無極則不可以有底道
理強搜尋也問太極始於陽動乎曰陰靜是太極之本
然陰靜又自陽動而生一靜一動便是一箇闢闔自其

闢闔之大者推而上之更無窮極不可以本始言

問無極而太極固是一物有積漸否曰無積漸曰上言無
極下言太極竊疑上言無極無窮下言至此方極曰無
極者無形太極者有理也周子恐人把你一物看故云
無極曰太極既無氣氣象如何曰只是理學

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
太極非有物可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云無極之
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
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端蒙

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一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
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

以大一作無聲無臭之妙也辨

問太極解引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上天之載即是太極否曰蒼蒼者是上天之理在載字上淳

問無極而太極如何曰子細看便見得問先生之意不正是以無極太極為理曰此非某之說他道理自如此着自家私意不得太極無形象只是理他自有這箇道理自家私着一字不得問既曰太極又有箇無極如何曰太極本無極要去就中看得這箇意出方得公只要去討他不是處與他闘而今只管去檢點古人不是處道自家底是便是識見不長劉曰要得理明不得不如此曰且可去放開胸懷讀書看得道理明徹自然無歉吝

之病無物我之私自然快活寓

無極是有理而無形如性何嘗有形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如釋氏說性相似又曰釋氏只見得箇皮殼裏面許多道理他却不見他皆以君臣父子為幻妄耳

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又不可將無極便做太極無極而太極此而字輕無次序故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即太極之動靜即太極之靜動而後生陽靜而後生陰生此陰陽之氣謂之動而生靜而生則有漸次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靜靜而動闔闔往來更無休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兩儀是

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動靜如晝夜陰陽如東西
南北分從四方去一動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
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
寬濶光朗而兩儀始立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
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闢闔
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
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
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謂洪荒之世常
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
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為高柔者變而為剛此事思之
至深有可驗者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陰陽氣也

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地即是土土便包
含許多金木之類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陰陽
七者滾合便是生物底材料五行順布四時行焉金木
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如春屬木而清明
後十二日即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旺十八日共七十
二日唯夏季十八日土氣為最旺故能生秋金也以圖
象考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小畫相牽連而火生
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為可見矣五
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此當思無
有陰陽而無太極底時節若以為止是陰陽陰陽却是
形而下者若只專以理言則太極又不曾與陰陽相離

正當沉潜玩索將圖象意思抽開細看又復合而觀之
其解此云非有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体不雜
乎陰陽而為言也此句自有三節意思更宜深考通書
云靜而無動動而無靜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當即此兼看之謨○可學
錄別出

舜弼論太極云陰陽便是太極曰其解云非有離乎陰陽
也即陰陽而指其本体不雜乎陰陽而言耳此句當看
今於其解說句尚未通如何論太極又問無極而太極
因而字故生陸氏議論曰而字自分明下云動而生陽
靜而生陰說一生字便是見其自太極未今日而則只
是一理無極而太極言無能生有也其問自陽動以至

於人物之生是一時俱生且如此說為是即次如此曰
道先後不可然亦須有即次康即推至上十二萬八千
云云不知已前又如何太極之前須有世界未正如昨
日之夜今日之晝耳陰陽亦一大闔闢也但當其初開
時須昏暗漸漸乃明故有此即次其實已一齊在其中
又問今推太極以前如此後去又須如此曰固然程子
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此語見得分明今高山上多有
石上蠍殼之類是低處成高又蠍須生於泥沙中今乃
在石上則是柔化為剛天地變遷何常之有又問明道
云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只此兩句截得上下分明
截字莫是斷字誤曰正是截字形而上形而下只就形

處離合分別此正是界至處若止說在上在下便成兩
截矣學可

李問無極之真與未發之中同否曰無極之真是包動靜
而言未發之中只以靜言無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了
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沒去處濂溪恐人道太極有形
故曰無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箇至極之理如皇極亦
是中天下而立四方幅湊更沒去處移過這邊也不是
移過那邊也不是只在中央四畔合湊到這裏又指屋
極曰那裏更沒去處了問南軒說無極而太極言莫之
為而為之如何曰他說差道理不可將初見便把做定
伊川解又字甚縝密也昔他年高七十以上歲見得道

理熟呂與叔言語多不縝密處是他不滿五十歲若使
季高看道理必然縝密寓

太極無方所無形体無地位可頓放若以未發時言之未
發却只是靜動靜陰陽皆只是形而下者然動亦太極
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非太極耳或錄云動不是
太極曰動者太
極之用耳靜不是太極
但靜者太極之體耳故周子只以無極言之無形而
有理未發固不可謂之太極然中含喜怒哀樂喜樂屬陽怒
哀屬陰四者初未著而其理已具若對已發言之容或
可謂之太極然終是難說此皆只說得箇髣髴形容當
自体認帶

問無極而太極極是極至無餘之謂無極是無之至至無

之中乃至有存焉故云無極而太極曰本只是箇太極
只為這本來都無物事故說無極而太極如公說無極
恁地說却好但太極說不去曰有字便是太字地位曰
將有字訓太字不得太極只是箇理曰至無之中乃萬
物之至有也曰亦得問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注太極者
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
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靜所
乘之機乘如乘載之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
動了靜靜了又動曰然又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箇
動又從上面靜生下上面靜又是上面動生來今姑把
這箇說起曰然又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

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
從其類故在左右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
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
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
木循環相生又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
物事因曰這箇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
往今來曰宙死一箇物似字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
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
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
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
裏面許多節拍却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

銘初看有許多節拍却似狹克其量是甚麼樣大合下
便有箇乾健坤順意思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體便是這
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王
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
又是做工夫處後而節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
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節品次第又如此橫渠這般說
話體用兼脩豈似他人只該得一邊問自其節目言之
便是各正性命克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又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此是聖人脩道之
謂教處因云今且須涵養如今看道理未精透便須於
尊德性上用功於德性上有不足處便須於講學上用

功二者須相趨逼庶得互相振策出來若能德性常
便恁地廣大便恁地光輝於講學上須更精密見處
更分曉若能常講學於本原上又須好覺得年未朋友
於講學上却說較多於尊德性上說較少所以講學處
不甚明了孫

或問太極曰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
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
好底表德謙

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
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
太極廣

才說太極便帶着陰陽才說性便帶着氣不帶着陰陽與
氣太極與性那裏收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折開說
寓

因問太極圖所謂太極莫便是性否曰然此是理也問此
理在天地間則為陰陽而生五行以化生萬物在人則
為動靜而生五常以應萬事曰動則此理行此動中之
太極也靜則此理存 此靜中之太極也 洽

問先生說太極有是性則有陰陽五行云云此說性是如
何曰想是其舊說近思量又不然此性字為稟於天者
言若太極只當說理自是移易不得易言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則謂之善至於成之者方謂之性也

所賦於人物人物所受於天者也 寓

問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於陰陽而言之是於道有定
位處指之曰然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此意 李可

自太極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
後有彼但統是一箇大源由體而達用從微而至著耳
端蒙

其常說太極是箇藏頭底動時屬陽未動時又屬陰了 子万
太極自是涵動靜之理却不可以動靜分體用蓋靜即太
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譬如扇子只是一箇扇子
動搖便是用放下便是體才放下時便只是這一箇道
理及搖動時亦只是這一箇道理

梁文叔云太極無動靜而言曰不是無動靜太極有動靜
 喜怒哀樂未發也有箇太極喜怒哀樂已發也有箇太
 極只是一箇太極流行於已發之際歛藏於未發之時
 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見得理先而氣後曰雖是如
 此然亦不須如此理會二者有則皆有問未有一物之
 時如何曰是有天下公共之理未有一物所具之理明德
 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
 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如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
 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明德
 問太極動然後生陽則是以動為主曰纔動便生陽不是
 動了而後生這箇只得且從動上說起其實此之所以

動又生於靜上面之靜又生於動此理只循環生去動

靜無端陰陽無始賀孫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纔動便屬

陽靜便屬陰動而生陽其初本是靜靜之上又須動矣

所謂動靜無端今且自動而生陽處看去特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非是動而後有陽靜而後有陰

截然為兩段先有此而後有彼也只太極之動便是陽

靜便是陰方其動時則不見靜方其靜時則不見動然

動而生陽亦只是且從此說起陽動以上更有在程子

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於此可見端蒙

國秀說太極曰公今夜說得却似只是說太極是一箇物

事不得說太極中便有陰陽也不得他只說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公道未動以前如何曰只是理曰固是理只不當對動言未動即是靜未靜又即是動未動又即是靜伊川云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惟知道者識之動極復靜靜極復動還當把那箇做擗初頭始得今說太極動而生陽是且推眼前即今箇動斬截便說起其實那動以前又是靜靜以前又是動如今日一晝過了便是迨夜過了又只是明日晝即今晝以前又有夜了昨夜以前又有晝了即今要說時日起也只且把今日建子說起其實這箇子以前豈是無子曾孫問太極動而生陽是有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否曰有

這動之理便能動而生陽有這靜之理便能靜而生陰既動則理又在動之中既靜則理又在靜之中曰動靜是氣也有此理為氣之主氣便能如此否曰是也既有理便有氣既有氣則理又在乎氣之中周子謂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未只是此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為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只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

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箇理曰鳶飛魚躍皆理之
流行發見處否曰固是然此段更須將前後文通看淳
或問太極曰未發便是理已發便是情如動而生陽便是
情

問太極動而生陽是陽先動也今解云必體立而用得以
行如何曰體自先有言靜而生陰只是說相生無窮
耳可幸

太極動而生陽陽變陰合自有先後且以人之生觀之先
有陽後有陰陽在內而陰包於外故心知思慮在內陽
之為也形體陰之為更須錯綜看如臟腑為陰膚
革為陽此見素問○端蒙

極者如屋之有極天之有極到這裏更沒去處理之極

至者也陽動陰靜非太極動靜只是理有動靜而理不
見因陰陽而後知理搭在陰陽上如人跨馬相似才
五行便被氣質拘定各為一物亦各有一性而太極無
不在也統言陰陽只是兩端而陰中自分陰陽陽中亦
有陰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雖屬陽而不可謂其無
陰女雖屬陰亦不可謂其無陽人身氣屬陽而氣有陰陽
血屬陰而血有陰陽至如五行天一生水陽生陰也而
壬癸屬水壬是陽癸是陰地二生火陰生陽也而丙丁
屬火丙是陽丁是陰通書聖學章一便是太極靜虛動
直便是陰陽明通公溥便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才說
起便都貫穿太極許多道理謨

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蕩所謂化育流行也靜而生陰陰主凝然後萬物各正性命問繼之者善之時此所謂性善至成之者性然後氣質各異方說得善惡曰既謂之性則終是未可分善惡明德問動靜是太極動靜是陰陽動靜曰是理動靜問如此則太極有模樣曰無問南軒云太極之體至靜如何曰不是問又云所謂至靜者貫乎已發未發而言如何曰如此則却成一木正當尖斜太極李可鄭仲履云吳仲方疑太極說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之說大意謂動則俱動靜則俱靜曰他都是胡說仲履云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曰事事物物皆有箇極是道理之極

至蔣元進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本無此名只是箇表德蓋問陰陽動靜以大體言則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靜就一時一刻言之無時而不動靜無時而無陰陽曰陰陽無處無之橫看豎看皆可見橫看則左陽而右陰豎看則上陽而下陰仰手則為陽覆手則為陰向明處為陽背明處為陰正蒙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細縷相揉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蓋謂是也明德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動之根陽動之

中又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
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

問必至於互為其根方分陰陽曰從動靜便分曰分陰分
陽是帶上句曰然可學

問自太極一動而為陰陽以至於為五行為萬物無有不
善在人則才動便差是如何曰造化亦有差處如冬熱
夏寒所生人物有厚薄有善惡不知自甚處差將來便
沒理會了又問惟人才動便有差故聖人主靜以立人
極歟曰然廣

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理搭於氣而行學可
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

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太極猶人動靜猶馬馬
所以載人人所以乘馬馬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一出
一入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此所謂所
乘之機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契也錄

周貴卿問動靜者所乘之機曰機是閑捩子踏着動底機
便挑撥得那靜底踏着靜底機便挑撥得那動底義剛

動靜者所乘之機机言氣機也詩云出入乘
机出乘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今以太極觀之雖曰動而生陽畢竟

未動之前又須靜靜之前而上之何自而見其端與始道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說道有有無底在前說道無有有底

在前是循環物事教仲

陰陽本無始但以陽動陰靜相對言則陽為先陰為後陽
 為始陰為終猶一歲以正月為更端其實始始於此耳
 歲首以前非截然別為一段事則是其循環錯綜不可
 以先後始終言亦可見矣端蒙
 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曰這不可說道有箇始他那有始
 之前畢竟是箇甚麼他自是做一番天地了壞了後又
 恁地做起来那箇有甚窮盡其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
 地四邊之外是什麼物事見人說四方無邊其思量也
 須有箇盡處如這譬相似譬後也須有什麼物事其時
 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譬後地本作天外
 邊是何物或舉天地相依之說云只是氣曰亦是古如

此說素問中說黃帝曰地有德乎岐伯曰火氣乘之
 是說那氣浮得那地起来地浮在氣上這也說得好義

錄略

陽變陰合初生水水火氣也流動閃鑠其體尚虛其成
 形猶未定次生水金則唯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
 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德明
 厚之間陽變陰合如何是合曰陽行而陰隨之可
 問太極圖兩儀中有地五行中又有土如何分別曰地言
 其大槩闕祖錄土是地之形質
 爰問太極兩儀五行曰兩儀即陰陽陰陽是氣五行是質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亦是質又如

人竟是氣體魄是質爻云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此
如母生子子在母外之義若兩儀五行却是子在母內
曰是如此陰陽五行萬物各有一太極又云太極動而
生陽只是如一長物不免就中間截斷說起其實動之
前未嘗無靜靜之前又未嘗無動如繼之者善也亦是
就此說起譬之俗語謂自今日為頭已前更理不受思蓋
太極陰陽五行只將元亨利貞看甚好太極是元亨利貞
都在上面陰陽是利貞是陰元亨是陽五行是元是木
亨是火利是金貞是水端蒙

元亨利貞

元亨利貞

利水 元貞 亨火 木元

或問太極圖之說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
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又曰其氣便是春夏秋
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又曰
氣自是氣質自是質不可滾說義剛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理同否曰同而氣質異曰既說氣
質異則理不相通曰固然仁作義不得義作仁不得學
或問圖解云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
其性也曰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為性則太極之全體但
論氣質之性則此全體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
或問太極圖五行之中又各有五行如何曰推去也有只

錄

是他圖未說到這處然而他圖也只得到這處住了剛
 其許多說話是太極中說已盡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
 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又云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
 合而成性也理與氣合故能成性也精氣也
 無極二五妙合而疑疑只是此氣結聚自然生物若不如
 此結聚亦何由造化得萬物出未無極是理二五是氣
 無極之理便是性性為之主而二氣五行經緯錯綜於
 其間也得其氣之精英者為人得其渣滓者為物生氣
 流行一滾而出初不道付其全氣與人減下一等與物
 也但稟受隨其所得物固昏塞矣而昏塞之中亦有輕

重者昏塞尤甚者於氣之渣滓中又復稟得渣滓
 者爾謨

問無極而太極先生謂此五字添減一字不得而周子言
 無極之真却又不言太極曰無極之真已談得太極在
 其中真字便是太極又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
 極復動則動復生陽靜復生陰不知分陰陽以立兩儀
 在靜極復動之前為復在後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
 陰陽分而兩儀立矣靜極復動以後所以明混闢不窮
 之妙窮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各有一
 太極也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易中却

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如何曰
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疑結成兩箇後來
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木皆有牝牡一為陽
一為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兩箇故曰二五之精
妙合而凝陰陽二氣更無停息如金木水火土是五行
分了又三屬陽二屬陰然而各又有一陰一陽如甲便
是木之陽乙便是木之陰丙便是火之陽丁便是火之
陰只這箇陰陽更無休息形質屬陰其氣屬陽金銀坑
有金礦銀礦便是陰其光氣為陽賀孫
天地之初如何討箇人種自是氣蒸疑池作結成兩箇人後
方生許多萬物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乃說

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今如何有許多人那
兩箇人便如而今人身上虱是自然變化出來楞嚴經
後面說大劫之後世上人都死了無復人類却生一般
禾穀長一尺餘天上有仙人下來喫見好後只管耒喫
喫得身重遂上去不得世間方又有人種此說固好笑
但其因此知得世間却是其初有箇人種如他樣說議
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生都是有此
一箇人後乃生生不窮底義剛

問氣化形化曰此是摠言物物自有牝牡只是人不能察
耳

或問萬物各具一太極此是以理言以氣言曰以理言

形既生矣形體陰之為也神發知矣神知陽之為也蓋陰
主翕凡歛聚成就者陰為之也陽主闢凡發暢揮散者
陽為之也蒙端

問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此性字是兼
氣稟言之否曰性離氣稟不得有氣稟性方存在裏面
無氣稟性便無所寄搭了稟得氣清者性便在清氣之
中這清氣不隔蔽那善稟得氣濁者性在濁氣之中為
濁氣所蔽五行之生各一其性這又隨物各具去了淳
同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陰陽
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
性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事去偽

如何謂之性曰天命之謂性又問天之所命者果何物
也曰仁義禮智信又問太極圖何為列五者於陰陽之
下曰五常是理陰陽是氣有理而無氣則理無所立有
氣而後理方有所立故五行次陰陽又問如此則是有
七曰義知屬陰仁禮屬陽按太極圖列金木水火土於
陰陽之下非列仁義禮智信
於陰陽之下也以氣言之曰陰陽五行以理言之
曰仁義禮智五行之性此問似欠分別節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何不曰仁義中正曰此亦是且
恁地說當初某看時也疑此只要去強說又說不得後
來子細看乃知中正即是禮知無可疑者時舉
中正仁義而已矣言生之序以配水火木金也又曰仁義
中正而已矣以聖人之心言之猶孟子言仁義禮智也

端知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為發明
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
較有力問祖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
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
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有
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
似中正字却實且中者禮之極正者智之體正是智親
切處伊川解貞字謂正而固也一正字未盡必無固字

所謂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端的真知德地
便是正弗去便是固所以正字較親切

聖人立人極不說仁義禮智却說仁義中正者中正尤親
切中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自氣化一節以
下又節節應前面圖說仁義中正應五行也大抵天地
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
五行中最輕清金木復重於水火土又重於金木如論
律呂則又重濁為先呂最重濁商次之角次之徵又次
之羽最後

問中即禮正即智正如何是智曰於四德屬貞智要正
知是非之正為知故通書以正為知節

問智與正何以相契曰只是真見得是非便是正不正便
不喚做智了問只是真見得是真見得非若以是為非
以非為是便不是正否曰是高淳同

問周子言仁義中正亦甚大今乃自偏言止是屬於陽動
陰靜曰不可如此看反覆皆可問仁為用義為體若以
體統論之仁却是體義却是用曰是仁為體義為用大
抵仁義中又各自有體用可學

中正仁義一節仁義自分體用是一般說仁義中正分體
用又是一般說偏言專言者只說仁便是體才說義便
是就仁中分出一節義中分出一節人家有兄弟只說戶頭上
言兄足矣才說弟便又別有一人仁義中正只屬五行

為其配元亨利貞也元是身之始亨是元之盡利是貞
之始貞是利之盡故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謀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正字義字却是體中仁却是發用
處問義是如何曰義有箇斷制一定之體又問仁却恐
是體曰隨這事上說在這裏仁却是發用只是一箇仁
都說得當

處之也正裁之也義處與裁字二義頗相近曰然處是
居之裁是就此事上裁度又曰處字作居字即分曉必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曰本無先後此四字配金木水
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无亨利
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

是以正與義為體中與仁為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
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是先沉默然後可以說話蓋
沉默中便有箇言語底意思去偽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也曰中正仁義分屬
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克
己復禮義也義故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
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
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錄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四物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着
箇靜做主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冬則做得春
夏不長茂如人終日應接却歸來這裏空處少歇便精

神較健如生物而無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氣也會竭了
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
後義剛

周貴卿說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先生曰如那處便
是義非禮勿視聽言動那禁止處便是義或曰正義方
能靜謂正義便是靜却不得曰如何恁地亂說余曰粗
解則分外有精神且如四時有秋冬收斂則春夏亦能
生長若長長是春夏只管生長將去却有甚了期便有
許多元氣故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這便是靜後見得動
恁地好這中正只是將來替了那禮智字皆不離這四
般但是主靜明義

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以正義者何以見曰只理之定體便是又曰只是那一箇定理在此中截然不相侵犯雖然就其中又各有動靜如惻隱是動

仁便是靜羞惡是動義便是靜惻隱之義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中正仁義皆謂發用處正者中之質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定理仁則是惻隱慈愛之處義是裁制斷決之事主靜者主立與義也正義便是利貞中是育仁是元德明之令欲皆謂發用及之處

仁是元德明之令欲皆謂發用及之處

問太極主靜之說是先靜後動否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雖是合下靜靜而後動若細推時未靜時須先動來所謂如環無端互為其根謂如在人人之動作及其成就却只在靜便如運滄未判之前亦須曾明盛一番來只是這道理層層流轉不可窮詰太極圖中盡之動極生靜亦非是又別有一箇靜未繼此動但動極則自然靜靜極則自然動推而止之沒理會處昔

主靜者夜氣一章可見明德

問又言無欲故靜何也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靜德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為虛靜則恐入釋老去端意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
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遂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
敬云敬則自虛靜須是如此做工夫明德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是聖人自定是定天下
之人曰此承上章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言之形生神
數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以
立人極又問此恐非中人以下所可承當曰二程教學
者所以只說一箇敬字正是欲無智愚賢不肖皆得力
耳久之又曰此一服藥人人皆可服服之便有效只是
自不肯服耳子寮

問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義則同而其意似有異曰

程子是怕人理會不得他靜字意便似坐禪入定靜字
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靜為主如禮先而樂

後
孫

太極圖首尾相因脉絡通貫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
以人所稟受明之自唯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寂靈
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
靜之為也五性感動則陽交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
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
之義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
又有以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而無間矣故
下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端蒙

太極首言性命之源用力處却在修吉恃凶其本則主於靜端蒙

林問太極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南軒解與先生解不同如何曰南軒說不然恐其偶思未到周子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生生之初終處是已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死則不復變動矣因舉張氏崖說斷公事以為未判庶事皆屬陽已判之事皆屬陰以為不可改變通書無非發明此二端之理萬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

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問
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見有此兩篇文章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如何曰焉知其不曾說曰觀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已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已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然此恐徒長人億度料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億度之有廣

濂溪著太極圖其若不分別出許多節次未如何看得未

知後人果能如此子細去看否人傑

或求先生揀近思錄先生按數板云也揀不得久之乃曰
無極而太極不是說有箇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只是
說這裏當初皆無一物只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
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事惟其理有
許多故物亦有許多以此小而言之則觚觚此暖無非是天
地之事以大而言之則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無非是天
地之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
凶而今看他說這物事這機關一下撥轉後卒乍攔他
不住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

喝他不住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天壽不貳脩身以俟
之所以立命也所以昨日說西銘都相穿透所以太極
圖說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三氣交感所以化
生萬物這便是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
是說得有詳畧有急緩只是這一箇物事所以萬物到
秋冬時各自收斂閉藏忽然一下春表各自發越條暢
這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只如人相似方其默時便
是靜及其語時便是動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
太極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
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皆是那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周先生太極通書只是

滾這許多句繼之者善是動處成之者性是靜處繼之者善是流行出來成之者性則各自成箇物事繼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成箇物事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之者善譬如禾穀一般到秋歛冬歲千條萬穗各自成一箇物事了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以至禽獸皆是如此且如人方其在胞胎中受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又自成一箇物事成之者性也既成其性又自繼善只是這一箇物事今年一季生了明年又生出一副當物事來又繼之者善又成之者性只是這一箇物事滾將去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只是見

那發生處智者見之謂之智只是見那成性處到得百姓日用而不知則不知這事物矣所以易只是箇陰陽交錯千變萬化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來時只是使人不迷乎利害之塗又曰近思錄第二段說誠無為幾善惡誠無為只是自然存實理恁地不是人做底都不犯手勢只是自然一箇道理恁地幾善惡則是善裏面便有五性所以為聖所以為賢只是這箇又曰下面說天下大本天下達道未發時便是靜已發時便是動方其未發便有一箇體在那裏了及其已發便有許多用出來少間一起一倒無有窮盡若靜而不

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
達道然靜而失其體則天下之大本便錯了動而失其
用則天下之達道便乖了說來說去只是這一箇道理
義副

時紫芝亦曾見尹和靖未嘗注太極圖不知何故渠當時
所傳圖本第一箇圈子內誤有一點紫芝於是從此起
意謂太極之妙皆在此一點亦有通書解無數凡百說
話揚

通書

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
得通書而始明 大雅

通書一部皆是解太極說這道理自一而二二而五如誠
無為幾善惡德以下便配着太極陰陽五行須是仔細
看

直卿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益較分曉精深結構
得密語益說得較濶子方

通書覺細密分明論益又濶高

問誠者聖人之本曰此言本領之本聖人所以聖者誠而
已銖

誠者聖人之本言太極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言陰
陽五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言氣化純粹至
善者通繳上文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解誠者聖人之

本繼之者善也鮮大哉乾元以下成之者性也鮮乾道
變化以下元亨誠之通言流行處利貞誠之復言學者
用勿處大哉易也性命之源又通繳上文人傑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源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
為人也是這箇誠為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
如水其出只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
水端象

爻問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以下三句是證上文否曰固是
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大哉乾元至誠斯
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證誠

斯立焉一節植

爻問誠上篇舉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曰繼成二字皆
即那氣底意思說性善二字皆只說理但繼之者善方
是天理流行處成之者性便是已成形有分段了植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是太
極程子說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問知言云有一則有
三自三而無窮矣又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謂太極也陰
陽剛柔顯極之幾至善以微孟子所謂可欲者如何
曰知言只是說得一段文字好皆不可曉問純粹至善
者也與繼之者善同否曰是繳上三句却與繼之者善
不同繼之者善屬陽成之者性屬陰問陽實陰虛繼之

者善是天命流行成之者性是在人物疑人物是實曰
陽實陰虛又不可執只是陽便實陰便虛各隨地步上
說如楊子說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今周子却以仁為陽
義為陰要知二者說得都是且如造化周流未着形質
便是形而上者屬陽才麗於形質為人物為金木水火
土便轉動不得便是形而下者屬陰若是陽時自有多
少流行變動在及至成物一成而不返謂如人之初生
屬陽只管有長及至長成便只有衰此氣逐旋衰減至
於衰盡則死矣周子所謂原始反終只於衰盡處可見
反終之理又曰嘗見張申崖云未押字時屬陽已押字
屬陰此語疑有得於希夷未可知備

問濂溪論性自氣稟言却是上面已說太極誠不妨如孔
子說性相近習相遠不成是不識如荀揚便不可曰然
他已說純粹至善學
繼之者善也周子是說生生之善程子說作天性之善用
處各自不同若以此觀彼必有窒礙
元亨繼之者善也陽也利貞成之者性也陰也節
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謂妙合之始便是繼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底意
及至靜而生陰方是成如六十四卦之序至復而繼
問陽動是元亨陰靜是利貞但五行在陰陽之下人物又
在五行之下如何說繼善成性曰陰陽流於五行之中

而出五行無非陰陽可學

問陰陽氣也何以謂形而下者曰既曰氣便是有箇物事此謂形而下者又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何以分繼善成性為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性已兼理氣善則專指理又曰理受於太極氣受於二氣五行植

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也是氣收斂在內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未却不是已散之氣復為生氣也時舉

先生出示答張元德書問通復二字先生謂誠之道造

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歲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時舉因問明道謂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是如何曰明道此言却只是就人上說耳時舉

直卿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歲先生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氣字是流行到這裏來這這裹住着却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如母子相似未生之時母無氣不能生其子既生之後子自是子母自是母又曰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運下面

氣去陰又字記是他及他到利貞處自不用養又他記字是又

問自一念之萌以至於事之得其所是一事之元亨利

貞先生應之曰他又自這裏做起所謂生生之謂易也

是德地又記曰氣行到這裏住着便立在這裏既立在

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節

問元亨利貞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注却云

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

作四可學

利貞誠之復乃回復之復如人既去而回在物歸根復命

者也不遠而復乃反復之復反而歸其元地頭也誠復

就一物一物一木看得復善則如一物哉然到上面窮

了却又反歸到元地頭誠復只是就去路尋得舊道回

未因論復卦說如此更詳之俟他日闕端蒙

誠下

問誠是五常之本曰誠是通體地盤方子

誠下一章言太極之在人者人傑

問誠五常之本同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曰然

可學

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只是一事而首尾相

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決二者不可偏

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錄

誠幾德

有記
錄

通書誠無為章說聖賢神三種人
 誠無為誠實理也無為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諛言動靜而
 其本體則无為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為而善
 惡形矣誠無為則善而已動而有為則有善有惡端象
 先祖問誠無為幾善惡曰誠是當然合有這實理所謂寂
 然不動者幾便是動了或向善或向惡賀孫
 曾問誠無為幾善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
 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
 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孟子曰道
 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
 智信者德之體曰愛曰理曰通曰守者德之用卓

濂溪言誠無為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
 之分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識得是非其初有毫忽之微
 至於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
 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
 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脩身而家齊國治天下
 卒如激湍水自已不得如回單火牛自止不住寓
 道夫言誠者自然之實理無俟營為及幾之所動則善惡
 著矣善之所誠則為五常之德聖人不假脩為安而全
 之賢者則有克復之功要之聖賢雖有等降然及其成
 功則一而已故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曰
 固是如此但幾是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

便須就這處理會若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
怎生理會所以聖賢說戒謹乎其所以不覩恐懼乎其所以
不聞蓋幾微之際大是要切又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
配陰陽以五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
木金土則五常必不可謂共出於善惡也此似祇是說
得善之一脚曰通書泛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
所謂剛善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 道夫

問誠無為幾善惡一段看此與太極圖相表裏曰然周子
一書都是說這道理又舉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章
及心一也一章程子承周子一派都是太極中發明曰
然問此都是說這道理是如此工夫當養於未發曰未

發有工夫既發亦用工夫既發若不照管也不得也
錯了但未發已發其工夫有箇先後有箇輕重 孫賀

或舉季通語通書誠無為幾善惡與太極惟人也得其秀
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二說
似乎相背既曰無為矣如何又却有善惡之幾恐是周
子失照管處如何曰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
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夫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損
放得於是其所動處損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
義損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
中分得天理人欲方是 祖道

人傑問季通說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一段周子亦有

照管不到處既曰誠無為則其下未可便着善惡字如
何曰正溥如何看人傑曰若既誠而無為則恐未有惡
善學者之心其幾安得無惡曰當其未感五性具備豈
有不善及其應事才有照顧不到處這便是惡古之聖
賢戰兢兢兢過了一生正謂此也穎子有不善未嘗不
知亦是如此因言仲弓問焉知賢才而舉之程子以為
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小大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
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且看仲弓之問未見
其為私意然其心淺狹欠闕處多其流弊便有喪邦之
理凡事微有過差才有安頓不着處便是惡人傑
問若是未發便是都無事子如何更有幾二心之間其

幾甚微莫是指此心未發而言否曰說幾時便不是
發幾正是那欲發未發時當未這裏致謹使教自慊莫
教自欺又問莫是說一毫不謹則所發流於惡而不為
善否曰只是說心之所發要常常省察莫教他自欺耳
人心下自是有兩般所以要謹謹時便知得是自慊是
自欺而不至於自欺若是不謹則自慊也不知自欺也
不知義副

或以善惡為男女之分或以為陰陽之事凡此兩件相對
說者無非陰陽之理分陰陽而言之或說善惡或說男
女看他如何使故善惡可以言陰陽亦可以言男女謹
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

皆善又曰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豎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又曰有善惡理却皆善又記是

節

德愛曰仁至守曰信德者人之得於身者也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樂情也德兼性情而言也直脚

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變孫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獨得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失此是聖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

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大率周子之言秤等得輕重極是合宜因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說婿温公涑水記聞載陸說事是箇篤實長厚庶人錄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徧而不可窮發字之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執焉復焉皆是人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非聖外又有一箇神別是箇地位也端蒙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

可測者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也發動也微幽也言其不疾而速一念方萌而至理已具所以微而不可見也充廣也周徧也言其不行而至蓋隨其所寓而理無不到所以周而不可窮也此三句就人所到地位而言即盡夫上三句之理而所到有淺深也

問通書言神者五三章四章九章十章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

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而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神應故妙淳

聖

寂然不動者誠也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知此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上更有寂然不動端蒙幾善惡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言聖人毫釐

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幾在誠神之間端蒙

林問入德莫若以幾此最要否曰然問通書說幾如何是動靜體用之間曰似有而未有的時在人識之爾寓

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六只是通也幾却只在起頭一些子祖闕

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動而未分者便是直卿云通書言主靜審几謹獨三者猶環與直夜氣平旦之氣盡日所為相似○方子問誠精故明先生引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釋之却是自明而誠曰便是看得文字麤疎周子說精字最好誠精者直是無些夾雜如一塊銀更無銅鉛便是通透好銀故只當以清明釋之志氣如神即是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之意也人傑因曰凡看文字緣理會未透所以有差若長得一格便又看得分明曰便是說倒了人傑安卿問神誠幾學者當逆何入曰隨處做工夫溥錄云本在誠着力幾在誠是存主處發用處是神幾是決擇處溥錄云在然緊要處在幾溥同

慎動

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却是自動用言曰猶言合也若看做道德題目却難通曰然自是人身上說可學動而正曰道言動而必正為道否則非也用而和曰德德有熟而不喫力之意人傑

師

問通書中四象剛柔善惡皆是陰陽曰然學可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却兩件剛惡柔善却又剛柔二善中擇中而主池作焉偽去正溥問通書注中字處引允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及

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苗

問解云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疑善惡二字是虛字如易八卦之吉凶以善惡配為四象不知如何曰更子細讀未好便疑凡物皆有兩端如此扇便有面有背自一人之心言之則有善有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止說到五行住其理亦只消如此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於此康節却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一陰一陽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陽是分為八卦也問前輩以老陰老陽為乾坤

分六子以為八卦是否曰六子之說不然寓

問通書解論周子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如何曰周子只推到五行如邵康節不又從一分為二極推之至於十二萬四千縱橫變動無所不可如漢儒將十二辟卦分十二月康節推又別可學

幸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耻是由内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耻方能過而改故恥為重備

思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知聖人

是有思耶無思耶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而後無不通是睿時舉云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才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動如莊子云惟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才思便通不待大故地思索耳時舉因云如此則是無事時都無所思事至時才思而便通耳時舉

睿有思有不通聖無思無不通又曰聖人時思便通非是塊然無思撥着便轉德地時聖人只是箇發子說無思本也

節

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楠

思一章幾初二字無異義舉易一句者特斷章取義以解

上文傑

舉通書言通微無不通舉李先生曰梁惠王說好色孟子便如此說說好貨便如此說說好勇便如此說皆有箇道理便說將去此是盡心道理當時不曉今乃知是無不通底道理方

志學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自以為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謹恐懼未嘗頃刻忘所法則否曰不消如此說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終是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達邦設都無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小法天備

賈問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
否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
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
平天下者無一不理會但方處試畝之時不敢言必於
用耳及三聘幡然便向如此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
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因說耿守向
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非專為
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子有之
用之則抱持而往不用則卷而懷之曰某不敢如此說
若如此說即是孔顏宵次全無此洒落底氣象只是學
得許多骨董將去治天下又如龜山說伊尹樂堯舜之

道只是出作入息飢食渴飲而已即是伊尹在莘郊時
全無些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逐旋叫喚起來皆說得一
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只道飽食暖衣無外慕便如此

涵養去亦不是須是一一理會去

德明。耿名秉

賈又問志伊尹之志乃是志於行曰只是不志於私今人
仕宦只為祿伊尹却祿之天下弗顧繫焉千駟弗視也
又云雖志於行道若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
舉而措之天下又須有那地位若身處貧賤又如何行
然亦必自脩身始脩身齊家然後達諸天下也又曰此
箇道理緣為家家分得一分不是一人所獨得而專者
經世濟物古人有這箇心若只是我自會得自卷而懷

之却是私德明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喫飯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見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為念又那裏教你恁地未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便是怕人倒向一邊去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為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已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既曰欲明

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

問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絕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曰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孔子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個

動靜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者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則不能通故方其動時則無了那靜方其靜時則無了那動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就人言之語則不嘿嘿則不語以物言之飛則不植植則不飛是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則神而莫測方其動時未嘗不靜故曰無動方其靜時未嘗不

動故曰無靜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靜而能動動而能靜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錯綜無窮是也下曰水陰根陽火
 陽根陰水陰火陽物也形而下者也所以根陰根陽理
 也形而上者也直卿云兼兩意言之方備言理之動靜
 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其體也靜而能動動而能靜其
 用也言物之動靜則動者無靜靜者無動其體也動者
 則不能靜靜者則不能動其用也端蒙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
 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
 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在晝間神不與之
 俱動在夜間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神却變得晝

夜晝夜却變不得神神妙萬物如說水陰根陽火陽根
 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又曰靜者為主故以蒙
 艮終云植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曰譬之晝夜晝固
 是屬動然動却未嘗那神不得夜固是屬靜靜亦未嘗
 那神不得蓋神之為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
 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時
 動靜章所謂神者初不離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斂豈
 專乎動地之發生豈專乎靜此即神也祖
 問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靜而無靜動而無動神也所
 謂物者不知人在其中否曰人在其中曰所謂神者是

天地之造化否曰神即此理也問物則拘於有形人則動而有靜靜而有動如何却同萬物而言曰人固是靜中動動中靜亦謂之物凡言物者指形器有定體而言然自有一箇變通底在其中須知器即道道即器莫離道而言器可也凡物皆有此理且如這竹椅固是一器到適用處便有箇道在其中又問神曰神在天地中所以妙萬物者如水為陰則根陽火為陽則根陰云云先生曰文字不可泛看須是逐句逐段理會此一段未透又去看別段便鶻突去如何會透徹如何會貫通且如此段未說理會到十分亦且理會七分看未看去直至無道理得說却又再換一段看踈略之病是今世學者通

患不特今時如此前輩看文字盖有一覽而盡者亦恐只是無究竟問經書須逐句理會至如史書易曉只看大經如何曰較之經書不同然亦自是草率不得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子細因舉上蔡看明道讀史逐行看過不差一字寓

至之問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與五行陰陽陰陽太極為一截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與混兮闢兮其無窮兮為一截混兮是利貞誠之復闢兮是元亨誠之通注下自五而一自五而萬之說則是太極常在貞上恐未穩先生大以為然曰便是猶有此等硬說處直卿云自易說元亨利貞直到濂溪康節

始發出來方子

混兮闢兮混言太極闢言為陰陽五行以後故末句曰其無窮兮言既闢之後為陰陽五行為萬物無窮盡也

樂一

通書論樂意極可觀首尾有條理只是淡與不淡和與不和前輩所見各異邵康節須是二四六八周子只是二四中添一上為五行如劉柔添善惡又添中於其間周子之說也可學

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之妙真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而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祇是黃鍾一宮耳這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問胡安定樂如何曰亦是一家幹

聖學

問伊川云為士必志於聖人周子乃云一為要一者無欲也何如曰若注釋古聖賢之書恐認當時聖人意不親切或有悞處此書乃周子自著不應有差一者無欲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比主一之敬如何曰無欲之與敬二字分明要之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撇脫人只為有欲此心便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為緊切學者不可不知

問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填於其中故其動也無非泛天理流出無一毫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

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
未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只是其動也更無所
礙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做又不要恁地做便
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端蒙

或問聖可學乎云云一為要這箇是分明底一不是鶻突
底一問如何是鶻突底一曰須是理會得敬落着處若
只塊然守一箇敬字便不成箇敬這箇六只是說箇大
柔明通在已也公溥接物也須是就靜虛中涵養始得
明通方能公溥若便要公溥定不詳得靜虛明通精義
入神也動直公溥則安身也又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
明通即圖之陰靜動直公溥即圖之陽動賀孫

問聖學章一者是表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毫私欲便
二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
不一也一者此心渾然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無
極之真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絕無一物之累陰之性
也動真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陽之情也明屬
火通屬木公屬金溥屬水明通則靜極而動陰生陽也
公溥則動極而靜陽生陰也而無欲者又所以貫動靜
明通公溥而統于一則終始表裏一太極也不審是否
曰只四象分得未是此界而邊說明屬靜邊通屬動邊
公屬動邊溥屬靜邊明是貞屬水通是元屬木公是亨
屬火溥是利屬金只恁地循環去明是萬物收斂醒定

在這裏通是萬物初發達公是萬物齊盛溥是秋末萬物溥徧成遂各自分去所謂各正性命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明是曉得事物通是透徹無窒礙公是正無偏陂溥是溥徧萬事便各有箇理去直卿曰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曰亦是如後所謂誠立明通意又別彼處以明字為重立如三十而立通則不感知天命順耳也溥

安卿問明通公溥於四象曰明者明於巳水也正之義也通則行無窒礙木也元之義也公者公於巳火也亨之義也溥則物各得其平之意金也利之義也利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意明通者靜而動公溥者動而

靜砥

問履之記先生語以明配水通配木公配火溥配金溥何以配金曰溥如何配金溥正是配水此四者只是依春夏秋冬之序相配將去明配木仁元通配火禮亨公配金義利溥配水智貞想是他記錯了

問明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模樣曰明是配冬否曰似是就動處說曰便似是元否曰是然這處亦是偶然相合不是正恁地說又曰也有恁地相似處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悔便是悔惡向善意如曰震無咎者存乎悔非如迷復字意吝是未至於惡只管吝漸漸惡劉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

進退之象也變是進化是退便與悔吝相似且以一歲言之自冬至至春分是進到一半所以謂之分自春分至夏至是進到極處故謂之至進之過則退至秋分是退到一半處到冬至也是退到極處天下物事皆只有此兩箇問仁只要全得未極以前底否曰若以善惡記言則聖人到那善之極處又自有一箇道理不到得履霜堅冰至處若以陰陽言則他自是陰了又陽陽了又陰也只得順他易裏才見陰生便百種去裁抑他固是如此若一向是陽則萬物何由得成他自是恁地國家氣數盛衰亦恁地老到七十載時也自衰了便所以求得一箇舜分付與他又自重新轉過若一向做去到死

後也衰了文武恁地到成康也只得恁地持盈守成到這處極了所以昭王便一向衰扶不起漢至宣帝以後便一向衰直至光武又只得一二世便一向扶不起國統屢絕劉曰光武便如康節所謂秋之春時節曰是孫賀

理性命

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劉善劉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此三句言性二氣五行以下並言命實是實理人傑

厥彰厥微只是說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

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端蒙

問五殊二實曰分而言之有五摠而言之只是陰陽節

鄭問理性命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

萬川相似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體統

是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猶言

各正性命也端蒙

晏問五殊二實一段先生說了又云中庸如天之無不覆

疇地之無不持載止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四時

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去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

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那天地覆載不相悖不

相害便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小細底大德

敦化是那大底大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千五百年間

不知人如何讀這箇都似不理會得這道理又云一實

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

問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

之以為體故萬物各有一太極如此則是太極有分裂

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

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

不可謂月已分也謨

顏子

問顏子能化而齊曰此與大而化之之化異但言消化却

富貴貧賤之念方能齊齊六一之意去偽

師友

杜游問濂溪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曰周先生是見世間
愚輩為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
說不一世人心不在穀子裏如蕨狂相似只是自不覺
浙間只是權譎功利之淵藪三二十年後其風必熾為
害不小其六七十歲居此世不久旦夕便死只與諸君
子在此同說後來必驗節

勢

問極重不可反知其重而亟反之可也曰是說天下之勢
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

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重極則
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傑

文辭

文所以載道一章之大意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
載道之文而人弗用也况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
為其實至行而不遠是輪轅飾而人庸之者也自不賢
者至強之不遠也是弗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而
已虛車也端蒙

聖蘊

或問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曰夫子之道如
天惟顏子盡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

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
之氣謂之發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然後謂
之發也去

精蘊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却須
看得活子

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所蘊蓄也崇端

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易本未有許多道理因此卦遂將許
多聖搭在上而所謂因卦以發者也至

問聖人之精聖人之蘊曰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
理又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

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
有乾四德意思到孔子始推出未然文王孔子雖能推
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
如衣敝蘊袍之蘊是包得在裏面砥。饒錄云方其初
許多事到文王孔子足得出來而其
畫出來未有今易中
理亦不外乎始畫

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
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
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
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王係辭等孔子之言皆是
因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淳

乾損益動

通書曰乾乾不息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不息是也節

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者用有體則有用有

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備

第一句言乾乾不息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

第一句若要不息須着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中乾之用

其善是其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

則無義理說不通傑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修底事後面忽

說動者何故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

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

箇動備

蒙艮

問艮其背背非見也曰這也只如非禮勿視非謂耳無所

聞目無所見也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厲禮不接心

術艮其背者只如此耳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所不見

恐如此說費力所謂背者只是所當止也人身四體皆

動惟背不動所當止也看下文艮其止止字解背字所

以謂之止其所止所當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

全是天理更無人欲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只見有理

所以云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正謂此也

砥出窩錄

也

問良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姦聲亂色不留聰
 明淫樂忒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見程子
 解良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即是此說但易意恐不如
 此卦彖下止便是去止那上面止良其止一句若不是
 止字誤本是背字便其良其止句解良其背一句良其
 止是止於所當止如大學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之類程
 子解此不及却好不知止如何又恁地說人之四肢皆
 能動惟背不動有止之象良其背是止於所當止之地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便都純是
 理也不見有已也不見有人都只見道理寓
 問止非為也為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不作為作為便不

是止曰止是心言否曰是溥舉易傳內欲不萌外物
 不萌曰即是這止溥

後錄

濂溪言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欲為便得了故言不
 止於寡欲而已又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
 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曰然則欲字如何曰
 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
 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
 者端蒙

誠立明通立字輕只如三十而立之立明字就見處說如
 知天命以上之事端蒙

到問心既誠矣固不用養然亦當操存而不失否曰誠是實也到這裏已成就了極其實決定恁地不辭失了錄
云誠實也存養到實處則心純乎何用養何用操存又理更無些子夾雜又如何持守
問反身而誠曰此心純一於理徹底皆實無夾雜亦無虛偽寓

問會元之期曰元氣會則生聖賢如曆家推朔旦冬至夜半甲子所謂元氣會亦似此般模樣寓

拙賦

拙賦天下拙刑政徹其言似莊老謨

朱子語類卷九十四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九十五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楨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闕

庠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庠生朱崇沐校梓

朱子之書一依次第類為此卷

近思錄首卷所論誠中仁三者發明義理固是有許多名
只是一理但須隨事別之如說誠便只是實然底道理
譬如天地之於萬物陰便實然是陰陽便實然是陽無
一毫不真實處中只是喜怒哀樂未發之理仁便如天
地發育萬物人無私意便與天地相似但天地無一息
間斷聖希天處正在此仁義禮智便如四柱仁又包括
四者如易之元亨利貞必統於元如時之春夏秋冬夏皆
本於春祈而言之各有所指而已

問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寂然不動是也
南軒言伊川此處有小差所謂喜怒哀樂之中言衆人
之常性寂然不動者聖人之道心又南軒辨呂與叔論
中書說亦如此今載近思錄如何曰前輩多如此說不

但欽夫自五峰發此論其自是晚不得今湖南學者往
往守此說牢不可破某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
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衆人雖具此
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寢寐顛倒曾無操存
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會如聖人中節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伊川此語與橫渠
心統性情相似淳

伊川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主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若不得他如此說出如何明得
問仁既偏言則一事如何又可包四者曰偏言之仁便是
包四者底包四者底便是偏言之仁

郭光問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以專言言之則一者包四者以偏言言之則四者不離一者也卓

仁之包四德猶冢宰之統六官問祖

問論語中言仁處皆是包四者曰有是包四者底有是偏言底如克己復禮為仁巧言令色鮮矣仁便是包四者

節

問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這一箇心就裏面分為四者且以惻隱論之本只是惻隱遇當辭遜則為辭遜不安處便為羞惡分別處便為是非若無一箇動底醒底在裏面便也不知羞惡不知辭遜不知是非譬如天地只是一箇春氣振錄作春發生之初為春氣發生得過

長得過便為夏收斂便為秋消縮便為冬明年又從

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節。方

問仁包四者只就生意看否曰統是一箇生意如四時

只初生底便是春夏天長亦只是長這生底秋天成亦

只是遂這生底若割斷便死了不能成遂矣冬天堅實

亦只是實這生底如穀九分熟一分未熟若割斷亦死

了到十分熟方割來這生意又藏在裏面明年熟亦只

是這箇生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都是一箇生意當惻

隱若無生意這裏便死了亦不解惻隱當羞惡若無生

意這裏便死了亦不解羞惡這裏無生意亦不解辭遜

亦不解是非心都無活底意思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

一箇義禮知都是仁對言則仁義與禮智一般淳○寓
 卿問仁包四者就初意上看就生意上看曰統是箇生
 意四時雖異生意則同劈頭是春生到夏長養是長養
 那生底秋來成遂是成遂那生底冬來堅實亦只堅實
 那生底草木未華實去摧折他便割斷了生意便死了
 如何會到成實如穀有兩分未熟只成七八分穀仁義
 禮智都只是箇生意當惻隱而不惻隱便無生意便死
 了羞惡固是義當羞惡而無羞惡這生意亦死了以至
 當辭遜而失其辭遜是非而失其是非心便死了全無
 意思底

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曰
 須先識得元與仁是箇甚物事便就自家身上看甚麼
 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便見得這一箇能包
 得那數箇若有人問自家如何一箇便包得數箇只答
 云只為是一箇問直卿曰公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

來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如謂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
 六宮都是春正與程子所謂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
 且如這箇棹子安頓得恰好時便是仁蓋無乖戾便是
 生意窮天地亘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故曰仁者與物無
 對以其無往非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如此體仁便
 不是便不是生底意思棹子安頓得恰好只可言中不
 可謂之仁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
 人如惻然有隱初來底意思便是幹錄作要理會得仁
 利貞而元為四德之首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
 就初生看處便見得仁所以程子謂看雞雛可以觀仁
 為是那嫩小底便是仁底意思在幹錄作亦是問如所
 謂初來底意思便是不知思慮之萌不得其正時如何

曰這便是地頭着賊便是那元字上着賊了如合施為
 而不曾施為時便是亨底地頭着賊了如合收斂而不
 曾收斂時便是利底地頭着賊了如合貞靜而不能貞
 靜時便是貞底地頭着賊了韓錄作問物理固如此就
 思慮方萌時守得定便是仁如思慮方萌時錯了便是賊
 其仁當施為時錯了便是賊其禮當收斂時錯了便是賊
 其義當貞靜時錯了便是賊其智以一身觀之元如
 此物若有箇如此道理便是賊其智以一身觀之元如
 頭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胸腹貞便是那元氣所歸宿處
 所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今若
 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箇
 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者恁
 地說則大數分明了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之元利

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一箇也
 以一歲之休言之則春便是元之元所謂首夏清和者
 便是亨之元孟秋之月便是利之元到那初冬十月便
 是貞之元也只是初底意思便是錄作如春夏秋冬
 而為夏為秋為冬皆自此生出所以謂仁包四德者只
 緣四箇是一箇只是三箇元却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
 利元之貞又有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道夫曰如先生
 曉得此意則仁包四者元明白了
 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爻便是天
 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心譬如穀種
 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現之便見久之復曰
 正如天官冢宰以分歲言之特六鄉之一耳而建邦之
 六典則又統六卿也道夫曰如先生
 穎穎異

問曩者論仁包四者蒙教以初底意思看仁昨觀孟子四
端處似頗認得此意曰如何曰仁者生之理而動之机
也惟其運轉流通無所間斷故謂之心故能貫通四者
曰這自是難說他自活今若恁地看得來只見得一邊
只見得他用處不見他体了問生之理便是体否曰若
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說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
仁便分明若更要真識得仁之体只看夫子所謂克己
復禮克去己私如何便喚得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
所謂公字愈竟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殼子盡他未得
在畢竟裏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体
道夫

直卿問仁包四德如元者善之長從四時生物意思觀之
則陰陽都偏了曰如此則秋冬都無生物氣象但生生
之意至此退了到得退未盡處則陽氣依舊在且如陰
陽其初亦只是一箇進便喚做陽退便喚做陰道夫
問仁包四者然惻隱之端如何貫得是非羞惡辭遜之類
曰惻隱只是動處接事物時皆是此心先推出來其間
却自有羞惡是非之別所以惻隱又貫四端如春和則
發生夏則長茂以至秋冬皆是一氣只是這箇生意問
偏言則曰愛之理專言則曰心之德如何曰偏言是指
其一端因惻隱之發而知其有是愛之理專言則五性
之理兼舉而言之而仁則包乎四者是也謨

問仁可包義智禮惻隱如何包羞惡二端曰但看羞惡時
自有一般惻怛底意思便可見曰仁包三者何以見曰
但以春言春本主生夏秋冬亦只是此生氣或長養或
斂藏有間耳

伊川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理一也自天之所賦與
萬物言之故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稟受于天言之故謂
之性其實所從言之地顧同耳

唐傑問近錄既載鬼神者造化之跡又載鬼神者二氣之
良能似乎重了曰造化之跡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二
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蓋知

人性無不善雖雜紆之為窮凶極惡也知此事是惡但則
早我要恁地做不柰何便是人欲奪了錄

伊川言在物為理凡物皆有理蓋理不外乎事物之間處
物為義義宜也是非可否處之得宜所謂義也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
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義便有箇區處端蒙

問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曰且如這卓子是物於理可以安
頓物事我把他如此用便是義

問忠信所以進德至對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解箇終
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者便
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便是橫渠所謂塊然太虛升
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支體言之便有人已却只是一箇理也道夫

忠信所以進德至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這箇只是解一箇終日乾乾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便無間斷便是終日乾乾不必更說終日對越在天下面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云云便是說許多事都只是一箇天賀孫

問詳此一段意只是體當這箇實理雖說出有許多般其實一理也曰此只是解終日乾乾故說此一段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起雖是無聲無臭其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能闔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

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子細都說了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其上如在其左右又皆是此理顯著之跡看甚大事小事都離了這箇事不得上而天地鬼神離這箇不得下而萬事萬物都不出此故曰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然謂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亘古亘今萬事萬物皆只是這箇所以說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叔彖問不出這體用其體則謂之性其用則謂之道曰道只是統言此

理不可便以道為用仁義禮智信是理道便是統言此
理直卿云道字看來亦兼体用如說其理則謂之道是
指体言又說率性則謂之道是指用言曰此語上是就
天上說下是就人身上說直卿又云只是德又自兼体
用言如通書云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曰正是理雖
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
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
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
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慎動直卿太極圖只說動而
生陽靜而生陰通書又說箇机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
一項又云智字自與知識之知不同智是具是非之理

知識便是察識得這箇物事好惡又問神是心之至妙
處所以管攝動靜十年前曾聞先生說神亦只是形而
下者賀孫問神既是管攝此身則心又安在曰神即是
心之至妙處滾在氣裏說又只是氣然神又是氣之精
妙處到得氣又是籠了精又籠形又籠至於說魂說魄
皆是說到籠處賀孫云富錄云直卿云看來神字本不
下者說先生曰所以某說形而下說畢竟就氣處多矣
出光彩便是神味道問神如此說心又在那裏曰神便
在心裏說在魂魄鬼神又是說到太極處

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曰體
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綜交換代易之
謂如寒暑晝夜闔闔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

流行蓋與道為體也寒暑晝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於是
流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猶君臣父子夫婦長
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寓焉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
易為此理之體質也程子解道者如斯不舍晝夜曰此
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
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集
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
本然也即是
此意○錄

其體則謂之易在人則心也其理則謂之道在人則性也
其用則謂之神在人則情也所謂易者變化錯綜如陰
陽晝夜雷風水火反復流轉縱橫經緯而不已也人心
則語默動靜變化不測者是也體是形體也賀孫錄云
體非體用
謂言體則亦是形而下者其理則形而上者也故程子

曰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亦是意也端蒙

以其體謂之易以其理謂之道這正如心性情相似易便
是心道便是性易變易也如奕碁相似寒了暑暑了寒
日往而月來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一陽一陰只管恁地

相易賀孫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人傑謂陰
陽闔闢屈伸往來則謂之易皆是自然皆有定理則謂
之道造化功用不可測度則謂之神程子又曰其命于
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只是就人
道上說人傑謂中庸大旨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是通人物而言脩道之謂教則聖賢所以扶世立教垂

注後世者皆是也先生曰就人一身言之易猶心也道
猶性也神猶情也翌日再問云既就人身言之却以就
人身者就天地言之可乎曰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
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為春
夏所以為秋冬之理是也至發育萬物者即其情也傑

○ 蓄錄
別出

正淳問其體則謂之易只屈伸往來之義是否曰義則不
是只陰陽屈伸便是形體又問昨日以天地之心情性
在人上言之今却以人之心性情就天上言之如何曰
春夏秋冬便是天地之心天命流行有所主宰其所以
為春夏秋冬便是性造化發用便是情又問恐心大性

曰此不可以小大論若以能為春夏秋冬者為性亦
未是只是所以為此者是合下有此道理謂如以鏡子
為心其光之照見物處便是情其所以能光者是性因
甚把木板子來却照不見為他元沒這光底道理營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功用則謂之鬼神易是
陰陽屈伸隨時變易大抵古今只是大闡關小闡關今
人說易都無着摸聖人便於六十四卦只以陰陽蕭耦
寫出來至於所以為陰陽為古今乃是此道理及至忽
然生物或在此或在彼如花木之類鶩然而出華時都
華實時都實生氣便發出來只此便是神如在人仁義
禮智惻隱羞惡心便能管攝其為喜怒哀樂即情之發

用處備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此三句是說自然底下面云其命于人則謂之性此是就人上說謂之命於人這人字便是心字夔孫

問此一段自浩然之氣以上自是說道下面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知如何曰一段皆是明道體無乎不在名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箇無始無終底意林易簡問莫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底道理否曰不可如此類泥着但見梗礙耳某舊見伊川說仁令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看看來恐如此不得古人言語各隨所說見意那邊自如彼說這邊自如此說要一一來比並不得

又曰文字且子細逐件理會待看得多自有箇見處林曰某且要知盡許多疑了方可下手做曰若要知了如何便知得了不如且就知得處逐旋做去知得一件做一件知得兩件做兩件貪多不濟事如此用工夫恐怕輕費了時月某謂少看有功却多泛泛然多看全然無益今人大抵有貪多之病初來只是一箇小沒理會下梢成一箇大沒理會寓

明道醫書手足不仁止可以得仁之體一段以意推之蓋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所得以為心則是天地人物莫不同有是心而心德未嘗不貫通也雖其為天地為人物各有不同然其實則有一條脉絡相貫故體

認得此心而有以存養之則心理無所不到而自然無
不愛矣才少有私欲蔽之則便間斷發出來愛便有不
到處故世之忍心無恩者只是私欲蔽錮不曾認得我
與天地萬物心相貫通之理故求仁之切要只在不失
其本心而已若夫博施濟衆則自是功用故曰何干仁
事言不於此而得也仁至難言亦以全體精微未易言
也止曰立人達人則不以指夫仁者之心而便於此觀
則仁之體庶几不外是心而得之爾然又嘗以伊川穀
種之說推之其心猶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動乃
情也蓋所謂生之性即仁之體發處即仁之用也若夫
博施濟衆則又是穀之成實而利及于人之謂以是觀

之仁聖可知矣先生云何干仁事謂仁不於此得則可
以為聖仁全無干涉則不可又云氣有不貫血脈都在
這氣字上著心看則意好又云何事於仁言何止是仁
必也仁之成德猶曰何止於木必也木之成就何止於
穀必也穀之成禾之意耳

端蒙

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說得太深無捉
摸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
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
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
生之謂性一條難說須子細看此一條伊川說得亦未甚
盡生之謂性是生下來喚做性底便有氣稟夾雜便不

是理底性了前輩說甚性惡善惡混都是不曾識性到
伊川說性即理也無人道得到這處理便是天理又那
得有惡孟子說性善便都是說理善雖是就發處說然
亦就理之發處說如曰乃若其情又曰生之謂性如椀
盛水後人便以椀為水水却本清椀却有淨有不淨問
雖是氣稟亦尚可變得否曰然最難須是人一能之已
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方得若只恁地待他自變他也
未與你卒乍變得在這道理無他巧只是熟只是專一
孫賀
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如此
個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理只作合字看端蒙
生之謂性一段當作三節看其間有言天命者有言氣質
者生之謂性是一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又是一節
當

問生之謂性一段難看自起頭至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成兩三截曰此一段極難看但細尋語脉却亦可曉上
云不是兩物相對而生蓋言性善也曰既言性善下却
言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却是言氣稟之性
似與上文不相接曰不是言氣稟之性蓋言性本善而
今乃惡亦是此性為惡所汨正如水為泥沙所混不成
不喚做水適所問乃南軒之論曰敬夫議論出得太

早多有差舛此間有渠論孟解士大夫多求之者又難
為拒之問人生而靜當作斷句曰只是連下文而不
容說作句性自稟賦而言人生而靜以上未有形氣理
未有所受安得謂之性又問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
先生所答記得不切不敢錄又問此人說性只是說繼
次夜再問別錄在後之者善也繼之者善如何便指作性曰吾友疑得極是
此却是就人身上說繼之者善若就向上說則天理方
流出亦不可謂之性王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此言
人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為人則理具於身方可
謂之性又問向滕德粹問生之謂性先生曰且從程先
生之說亦好當時再三請益先生不答後來子細看此

蓋善亦之言若果程先生之說亦無害而渠意直是
指氣為性與程先生之意不同曰程先生之言亦是認
朱子語脈不差果如此說則孟子何必排之則知其發
端固非大抵諸儒說性多說着氣如佛氏亦只是認
知覺作用為性又問孟注云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近此
甚觀二家之說似亦不執着氣曰其流必至此又問胡
氏說性不可以善惡名似只要形容得性此之大曰不
是要形容只是見不明若見得明則自不如此敬夫向
亦執此說嘗語之云凡物皆有對今乃欲作尖邪物何
故程先生論性只云性即理也豈不是見得明是真有
功於聖門又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至程先生始

分明曰以前無人如此說若不是見得安能及此第二
夜復問辨之謂性一段意有未盡不知緣說性便不是
性此是就性未稟時說已稟時說曰就已稟時說性者
渾然天理而已緣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
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別又問水流而就下以後此是說
氣稟否若說氣稟則生下已定安得有遠近之別曰此
是火習說說氣○向學
問生之謂性一章泳切意自生之謂性至然惡亦不可不
謂之性也是本來之性與氣質之性兼說劈頭只指箇
生字說是兼二者了曰那性字却如何咏恐只是都說
做性兼又問舊來因此以水喻性遂謂天道純然一理

便是那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揉而有昏濁便是
那水被泥污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緣他母子清曰然
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
曰也減得些分數因言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烹餅或
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筓中上面傾水從筓
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或問下愚亦可以澄治
否咏云恐他自不肯去澄治了曰那水雖臭想也未至
汗穢在問物如此更推不去却似那臭泥相似曰是如
此又問自蓋生之謂性至猶水流而就下也一節是說
本來之性曰蓋生之謂性却是如何咏曰只是提起那
一句說又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是說那

初生時更說向上去便只是天命了曰所以大哉乾元
萬物資始只說是誠之源也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方
是性在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無氣質了問
恐只是兼了情曰情便兼質了所以孟子答告子問性
却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說仁義禮智却說惻隱
羞惡恭敬是非去蓋性無形影情却有實事只得從情
上說入去問因情以知性恰似因流以知源舊聞蔡季
直問康叔臨云凡物有兩端惻隱為仁之端是頭端是
尾端叔臨以為尾端近聞周莊仲說先生云不須如此
分曰公如何說曰惻隱是性之動處因其動處以知其
本體是因流以知其源恐只是尾端曰是如此又問皆

水也至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一節曰這水只是說
氣質泳曰竊謂因物慾之淺深可以見氣質之昏明猶
因惻隱羞惡可以見仁義之端曰也是如此或問氣清
底人自無物慾曰也如此說不得口之欲味耳之欲聲
人人皆然雖是稟得氣清絕不檢束便流於慾去又問
如此則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至置在一隅也一節是
說人求以變化氣質然變了氣質復還本然之性亦不
是在外面添得曰是如此又問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
至於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一節是言學者去求
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強人分外做曰此
理天命也一句亦可見 胡泳

或問生之謂性一段曰此段引譬喻亦叢雜如說水流而就下了又說從清濁處去與就下不相續這處只要認得大意可也又曰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一句又似有惡性相似須是子細看義剛

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先生舊做明道論性說云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明道又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如此則惡專是氣稟不干性事如何說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也牽引得邪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所以說濁亦不可不謂

之水水本是清却因人攪之故濁也又問先生嘗云性不可以物譬明道以水喻性還有病否曰若比來比去也終有病只是不以這箇比又不能得分曉欄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疑與孟子抵牾曰這般所在難說卒乍理會未得某舊時初看亦自疑但看來看去自是分明今定是不错不相誤只著工夫子細看莫據已見便說前輩說得不是又問草木與人物之性一乎曰須知其異而不害其為同知其同而不害其為異方得木之

正淳問性善大抵程氏說善惡處說得善字重惡字輕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此是氣質之性蓋理

之與氣雖同畢竟先有此理而後有此氣又問郭氏性
圖曰性善字且做在上其下不當同以善惡對出于下
不得已時善字下再寫一善却傍出一惡字倒着以見
惡只是反於善且如此猶自可說正淳謂自不當寫出
來曰然當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一段曰人生而靜以上即是人
物未生時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此所謂
在天曰命也終說性時便已不是人有言纔謂之性便
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
矣故曰便已不是性也此所謂在人曰性也大抵人有
此形氣則是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纔是說

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為性之本體也然
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其本體元未
嘗離亦未嘗雜耳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者言
性不可形容而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兩言之
而性之理固可默識矣如孟子言性善與四端是也未
形氣渾然天理未有降付故只謂之理已有形氣是理
降而在人具於形氣之中方謂之性已涉乎氣質便不
能超然專說得理也程子曰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又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是也
明道論性一章人生而靜靜者固其性然只有生字便帶
却氣質了但生字以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
處故今才說性便須帶着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繼
之者善本是說造化發育之功明道此處却是說人性

發用處說如孟子所謂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也伊川言極本窮源之性乃是對氣質之性而言言氣質之稟雖有善惡之不同然極本窮源而論之則性未嘗不善也端蒙

問人生而靜以上一段曰程先生說性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人具此形體便是氣質之性才說性此性字是雜氣質與本來性說便已不是性這性字却是本然性才說氣質底便不是本然底也人生而靜以下方有形体可說以上是未有形體如何說賀孫
曾問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曰此是未有人生之時但有天理更不可言性人生而後方有這氣稟有這物欲方

可言性詳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此只是理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此是氣質要之假合而後成文蔚

人生而靜已是夾形氣專說性不得此處宜體認可學

或問說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為天命之不已感物而動酬酢萬殊為天命之流行不已便是流行不知上一截如何下語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乃天命之本體也

樂人

問人生而靜以上一段曰有兩個性字有所謂理之性有所謂氣質之性下一性字是理人生而靜此生字已自帶氣質了生而靜以上便只是理不容說才說性時便

只說得氣質不是理也

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也蓋才說性時便是兼氣質而言矣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人生而靜以上只說得箇人生
而靜上而不通說蓋性湏是箇氣質方說得箇性字若
人生而靜以上只說箇天道下性字不得所以子貢曰
未之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便是如此所謂天
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
氣稟者而言爾若才說性時則是夾氣稟而言所以
說時便已不是性也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
若論氣稟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

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然所謂剛柔善惡中者天下
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之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
可窮究但不離此五者爾

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是只說性如說善即是有性了方
說得善方

問近思錄中說性似有兩種何也曰此說性性人都錯看
了才說性便不是人性本善而已才墮入氣質中便
薰染得不好了雖薰染得不好然本性却依舊在此全
在學者着力今人却言有本性又有氣質之性此大害
理去偽

問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這繼字莫是主於接續

承受底意思否曰主於人之發用處言之道夫

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孟子言性善是也易

中所言蓋是說天命流行處明道却將來就人發處說

孟子言性善亦是就發處說故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

以為善矣蓋因其發處之善是以知其本無不善猶循

流而知其源也故孟子說四端亦多就發處說易中以

天命言程子就人言蓋人便是一箇小天地耳

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此繼之者善指

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

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

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

本善者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

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

性之發見者言明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

此如後段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

謂之神其嘗謂易在人便是心道在人便是性神在人

便是情緣他本原如此所以生出來箇箇亦如此一本

故也

問或謂明道所謂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與易所謂

繼之者善意不同明道是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善如

孔子性相近之意曰明道說繼之者善固與易意不同

但以為此段只說氣質之性則非也明道此段有言氣

質之性處有言天命之性處近陳後之寫來只於此段
性字下各註某處是說天命之性某處是說氣質之性
若識得數字分明有著落則此段儘易看

錄

問明道言今人說性多是說繼之者善如孟子言性善是
也此莫是說性之本体不可言凡言性者只是說性之
流出處如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之類否先
生點頭後江西一學者問此先生答書云易大傳言繼
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是夕復
語文蔚曰今日答書覺得未是文蔚曰莫是易言繼善
是說天道流行處孟子言性善是說人性流出處易與
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流出處言明道則假彼以明此

耳非如先生未生已生之云曰然

文蔚

繼之者善也周子是說生生之善程子說作人性之善用
處各目不同若以此觀彼必有窒礙

人傑

問伊川云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
好看及榦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惻隱怵惕
之心只些子仁見得時却好看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固
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

賜

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
只是先生向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
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
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

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 道夫

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淳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問如何便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曰真箇是未有無對者看得破時真箇是差異好笑且如一陰一陽便有對至於太極却對甚底曰太極有無極對曰此只是一句如金木水火土即土亦

似無對然皆有對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必大選云四物皆資土故也胡氏謂善不與惡對惡是反善知仁與不仁如何不可對若不相對覺說得天下事都尖斜了沒箇是處必大錄云湖南學者云善無對不知惡乃善之對惡者反乎善者也問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有動必有靜有陰必有陽以至屈伸消長盛衰之類莫不皆然還是他合下便如此亦曰自是他合下來如此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有

面有上有下有內有外二又各自為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且如碁盤路兩兩相對末稍中間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銖

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嘿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嗔則為溫吸則為寒耳堆

問陰陽晝夜善惡是非君臣上下此天地萬物無獨必有對之意否曰這也只如喜怒哀樂之中便有箇既發而中節之和在裏相似道夫

問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出便不是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等語皆是形容中之在我其體段如此出則不是者出便是已發發而中節只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矣故曰出便不是謨
亭亭當當之說曰此俗語也蓋不偏不倚直上直下之意也問敬固非中惟敬而無失乃所以為中否曰只是常敬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道夫

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如此則敬而無失最盡居敬好方謂居字

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為無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又問此正所

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着力去做底道夫

無妄之謂誠是天道不欺其次矣是人道中庸所謂思誠者是也皆

味道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寓

或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曰無妄是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說泳問不欺是就人身說否曰然胡泳

無妄自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祖道

問冲漠無朕至教入塗轍他所謂塗轍者莫只是以人所當行者言之凡所當行之事皆是先有此理却不是臨行事時旋去尋討道理曰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又問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如釋氏便只是說空老氏便只是說無却不知道莫實於理曰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應字是應務之應否曰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

已應此事未應固是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文蔚

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在這裏不是先本無却待安排也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如既有君君臣臣底塗轍却是元有君臣之理也并附

子升問冲漠無朕一段曰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木之

或問未應不是先一條曰未應如未有此物而此理已具到有此物亦只是這箇道理塗轍是車行處且如未有

塗轍而車行必有塗轍之理賀孫

問冲漠無朕一段曰此只是說無極而太極又問下文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恐是記者欠了字亦曉不得又曰某前日說只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是在太極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物是太極非也

葉孫他本小異

明近取諸身百理皆具且是言人之一身與天地相為流通無一之不相似至下言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却只是說上意一脚否曰然又問屈伸往來只是理自如此亦猶一閣一闕固為闕之基而闕亦為

閻之基否曰氣雖有屈伸要之方伸之氣自非既屈之
氣氣雖屈而物亦自一面生出此所謂生生之理自然
不息也道夫

問屈伸往來氣也程子云只是理何也曰其所以屈伸往
來者是理必如此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其所以
一陰一陽循環而不已者乃道也

明道言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蓋陰陽之變化萬
物之生成情偽之相通事為之終始一為感則一為應
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

問天下只有箇感應曰事事物物皆有感應寤寐語默動
靜亦然譬如氣聚則風起風止則氣復聚

感應二字有二義以感對應而言則彼感而此應專於感
而言則感又兼應意如感恩感德之類

問感只是內感曰物固有自內感者然亦不專是內感固
有自外感緒謂內感如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此只是一
物先後自相感如人語極湏默默極湏語此便是內感
若有人自外來喚自家只得喚做外感感於內者自是
內感於外者自是外如此看方周徧平正只似內感便
偏頗了

心性以穀種論則包裹底是心有秋種有粳種隨那種發
出不同這便是性心是箇發出底也本作心似他只會
生又如服藥喫了會治病此是藥力或溫或涼便是藥

性至於喫了有溫證有涼証這便是情變孫

履之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章如何曰疑此段

微有未穩處蓋凡事莫非心之所為雖放僻邪侈亦是

心之為也善惡但如反覆手耳翻一轉便是惡止安頓

不著也便是不善如當惻隱而羞惡當羞惡而惻隱便

不是又問心之用雖有不善亦不可謂之非心否曰然

伯羽

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

上不知不覺自發出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

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

更不使形於事為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

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則身心內外肅然交致

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

從思慮上發者也只在在外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

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

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為在

內自有一件功夫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則內外支離無

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為內外交致其功可也

端蒙

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程子之意是指心之本

体有善而無惡及其發處則不能無善惡也胡五峯云

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先生以為下句有病如顏子其心

三月不遠仁是心之仁也至三月之外未免少有私欲
心便不仁豈可直以為心無不仁乎端蒙近以先生之
意推之莫是五峰不曾分別得體與發處言之否曰只
為他說得不備若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心有不仁心
之本體無不仁則意方足耳端蒙

問心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如何曰心是貫徹上
下不可只於一處看可學

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句亦未穩淳
心生道也此句是張思叔所記疑有欠闕處必是當時改
作行文所以失其文意伯豐云何故入在近思錄中曰
如何敢不載但只恐有關文此四字說不盡啓

心生道也人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生道也
何曰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
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為生道也謹

心生道也心乃生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乃是得天
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可學

問心生道也一段上面心生道莫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下
面惻隱之心人之生道莫是指人所得天地之心以為
心蓋在天只有此理若無那形質則此理無安頓處
曰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上面猶言繼善下面猶言成
性曰上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
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混合無間端蒙

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心乃屬天地未屬我在此乃是
衆人者至下面各正性命則方是我底故又曰惻隱之
心人之生道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
為心人未得之此理亦未嘗不在天地之間只是人有
是心便自具是理以生又不可道有心了却討一物來
安頓放裏面似恁地處難看須自體認得端蒙

伊川云心生道也方云生道者是本然也所以生者也曰
是人為天地之心意本云又曰生亦是生生之意盖有
是惻隱心則有是形方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方
敬子鮮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詞為工
以為人不知性故怠於為希聖之學而樂於為希名慕

利之學曰不是他樂於為希名慕利之學是他不知聖
之可學別無可做只得向那裏去若知得有箇道理可
以學做聖人他豈不願為緣他不知聖人之可學飽食
終日無所用心不成空過須討箇業次弄或為詩或作
文是化沒着渾身處只得向那裏去俗語所謂無圖之
輩是也因曰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
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
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說這裏做工
夫若不說此如何地做論入集註者已附本章
舜弼問定性書也難理會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也說異
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都

沒理會子細看却成段相應此書在翻時作年甚少
道定性書自胃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他相似皆
寫不辨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只是一篇
之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輩卿曰擴然而大公物來而
順應這莫是下工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且如今人私
欲萬端紛紛擾擾無可柰何如何得他大公所見與理
皆是背馳如何便得他順應道夫曰這便是先生前口
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曰也不由你存此心紛擾看着
甚方法也不能得他住這須是見得須是知得天下之
理都着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不
然只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

定性書云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條以有
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曰此一書首尾
只此兩項伊川文字段數分明明道多只恁成片說將
去初看似無統子細理會中間自有路脉貫串將去君
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
都只是此二句意及其皆不獲其身行其底不見其人
此是說擴然而太公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此
是說物來而順應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
非遽忘其怒是應廓然而大公而觀理之是非是應物
來而順應這須子細去看方始得賀孫
明道答橫渠定性未能不動一章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

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絕之逐則又為物引將去惟不
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絕外物而定
其內明道意以為須是內外合一動亦定靜亦定則應
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却被
物誘去矣端蒙

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曰是曰此是惡
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
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教來便有許
多分教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而何以見其為定曰
此是當應也須是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再三誦此
語以為說得圓淳

問聖人定處未詳曰知止而後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
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為物動曰舜號
泣于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為定
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
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淳

問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
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
應學者卒求到此柰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擴
然大公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
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
為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

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又問聖賢大公固未敢請學者之心當如何曰也只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公是忠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順應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道夫

曠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

趙致道問自私者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者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廓然而大公之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自私則不能廓然而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為為應迹

用智則不能物來而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為自然

明道云不能以有為為應迹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

未嘗動也

端蒙

問昨日因說程子謂釋氏自私味道舉明道答橫渠書中語先生曰此却是舉常人自私處言之若據自私而用智與後面治怒之說則似乎說得淺若看得說那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則所指亦大濶矣先生曰固然但明道總人之私意言耳味道又舉反鑑索照與夫惡外物之說先生曰此亦是私意蓋自常人之私意與佛之自私皆一私也但非是專指佛之自私言耳又曰此是程子因橫渠病處箴之

然有一般人其中空疎不能應物又有一般人溺於空
 虛不肯應物皆是自私若能豁然而大公則上不陷於
 空寂下不累於物欲自能物來而順應廣。賀孫錄云。漢卿前日說佛
 是自私味道舉明道自私用智之語亦是此意先上嘗
 以此自私說較處是常人之自私其細思之如自私則
 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亦是
 說得煞是恐只是佛氏之自私先生曰此說得較闊兼
 兩意也是見橫渠說得有這病故如此說得亦云今以
 惡外物之心未照無物之也猶反體而索照也亦是說
 絕外物而求定之意曰然但所謂自私而用智如世人
 一等嗜慾也是不能以有為為應迹若廓然大公物來
 也是不能以有為為應迹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
 便都不如此上不淪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欲

問定性書所論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地位高者
 之事在初學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外
 誘如何除得有當應者亦只得順他便看理如何理當

應便應不當應便不應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
 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末謂第能於
 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用力緊要只在此
 一句遽忘其怒便是擴然大公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
 順應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曰內外兩忘
 是內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曰是大抵不可以在外者為
 是而在外者為非只得隨理順應溥
 先生舉人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惟能於怒時遽忘
 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舊時謂觀理之是非才見已是而
 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
 仁也其自反而仁矣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

已矣 璘

人情易發而難制明道云人能於怒時遽忘其怒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語可見然有一說若知其理之曲直不必校却好若見其直而又怒則愈甚大抵理只是此理不在外求若於外復有一理時却難為只有此理故可學

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曰怎主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要去治那人之罪自為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怒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碎~~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厚~~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功夫否曰正心誠意以後事

伊川謂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即妄也如楊墨何嘗有邪心只是不合正理義剛

先生以伊川答方道輔書示學者曰他且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一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得道夫

問蘇季明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事居業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何如曰季明是橫渠門人祖橫渠修辭之說以立言傳後為修辭是為居業明道與說易上修辭不恁地修辭只是如非禮勿言若修其言辭正為立已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便是理會敬義之實事便是表裏相應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便是立誠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業便是逐日底事業恰似日課一般忠信所以進德為實下手處如是心中實見得理之不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恁地則德不期而進矣誠便即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只管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蕩立不住了明道便只辨他修辭二字便只理會其大規模伊川却與辨治經便理會細密都無縫罅又曰伊川也辨他不盡如講習不止只是治經若平日所以講習父慈子孝兄弟恭與應事接物有合講者或更切於治經亦不為無益此更是一箇大病痛賀孫

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麓端蒙

伊川曰學者須是學顏子孟子說得麓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會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賀孫

蔡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為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須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淳

問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竊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才

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
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
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
所守不約汎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
則道理自然都見又曰這般次第是呂與叔自閑中來
初見二程時說話蓋橫渠多教人禮文制度之事他學
者自管用心不近裏故以此說教之然只可施之與叔
諸人若與龜山言便不着地頭了公今看了近思錄看
別經書須將遺書兼看蓋他一人是一箇病痛故程先
先說得各各自有精采道夫

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是且理會自家切已處

善了又更須看自家進誠心與未賀孫

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識得與實有須
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只識得只
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已方是已物也

問明道說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一段
只緣他源頭是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故人得以生者
其流動發生之機亦未嘗息故推其愛則視夫天地萬
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則無所不當愛曰這道理只熟
看久之自見如此硬椿定說不得如云從他源頭上便
有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此語有病他源頭上未有物
可不忍在未說到不忍在只有箇陰陽五行有闔闢有

動靜自是用生不是要生到得說生物時又是流行已
後既是此氣流行不息自是生物自是愛假使天地之
間淨盡無一物只留得這一箇物事他也自愛如云均
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須用愛也未說得這裏在此又
是說後來事此理之愛如春之溫天生自然如此於
火相似炙着底自然熱不是使他熱也因舉東見錄中
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
皆仁也云云極好當添入近思錄中備
心只是放寬平便太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六心大則
自然不急迫如有禍患之來亦未須驚恐或有所獲亦
未要便歡喜在少間亦未必禍更轉為福福更轉為禍

荀子言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蓋君子
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文王之翼翼皆為好也小人心
大則放肆心小則是褊隘私吝皆不好也賀孫

明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為其意不是理會道理
只是誇多鬪靡為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
別此正為已為人之分賀孫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記曰禮主其減樂
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忍減
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與反却是用功處否曰減
是退讓樽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
之謂盈是和說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如此反者

退歛之謂禮主其減却欲進一步向前着力去做樂主其盈却須退歛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禮減而却進樂盈而却反所以為得情性之正也故曰減而不進則消盈而不反則亡也因問如此則禮樂相為用矣曰然錄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何謂也曰記得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如凡事儉約如收歛恭敬便是減須當着力向前去做便是進故以進為文樂如歌詠和樂便是盈須當有箇節制和而不流便是反故以反為文禮減而却進前去樂盈而却反退來便是得情性之正淳

禮王其減者禮主於搏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

猛力進使得故以進為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為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又曰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

禮樂進反禮主於簡謂主於歛束然歛束太甚則將又意消了做不去故以進為文則欲勉行之樂主於盈謂和樂洋溢然太過則流故以反為文則欲回來減此子故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不然則流矣端蒙

問禮樂進反之說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以謙遜退貶為尚故主減然非人之所樂故須強勉做將去方得樂以發揚蹈厲

為尚故主盈然樂只管充滿而不反則文也無收殺故
須反方得故云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
禮有報而樂有反所謂程子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
情之正道夫

天分即天理也父安其父之分子安其子之分君安其君
之分臣安其臣之分則安得私故雖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賀孫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這體字只事理合當做處
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
是如此又問如為朝廷有朝廷之體為一國有一國之
體為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

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未作如朝
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
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
做或問云云曰不消如此說只怕人傷了那大體如大
事不曾做得却以小事為當急便害了那大體如為天
子近臣合當蹇諤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
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
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
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為已甚
且如國家遭汴都之禍國於東南所謂大體者正在於
復中原雪讎耻却曰休兵息民兼愛南北正使真箇能

如此猶不是况為此說者其實只是懶計而已問

根本須是先培壅涵養持敬便是栽培賀孫

問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曰此段只如弟子入

孝出第行謹言信愛眾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

耳先只是從實上培壅一箇根脚却學文做工夫去端

仰思問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曰最是他下得夾持

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

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伯羽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

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

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只是

健順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乾道出門如見大賓

民如承大祭者坤道又曰公但看進德立誠是甚模樣

強健賀孫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直上者無許多人欲帶惹也

因說敬恕先生舉明道語云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而今有一樣人裏面謹嚴外面却藉直有人外兩恁地

寬恕裏面却都是私意了內外夾持如有人在裏面把

住一人在門外把持不由他不上去變孫

問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象如何分別曰

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

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寓

問正其義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爲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焦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子蒙錄云或問正義在先明道在後曰未有先後此只是合掌底意思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或曰事成之謂利所以有義功成則是道便不是惠迪吉從逆凶然惠迪亦未必皆吉可學

場問膽欲大而心欲小如何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臨深履薄是也問橫渠言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何如曰此心小是卑陋狹隘事物來都沒奈何打不去只管見礙皆是病如要敬則礙和要仁則礙義要剛則礙柔這裏只看得一箇更着兩箇不得爲敬便一向拘拘爲和便一向放肆沒理會仁便煦煦姑息義便麤暴决裂心大便能容天下萬物有這物則有這理有那物即有那道理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寓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方能爲赴赴武夫公侯干城之事德明

蜚卿云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妄意四者缺

一不可曰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志
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江西諸人便是志大而心
不小者也 道夫

或問智欲圓而行欲方智欲圓轉若行不方正而合於義
則相將流於權謀譎詐之中所謂智欲圓而行欲方也
曰也是如此又曰智是對仁義禮智信而言須是知得
是非方謂之智不然便是不智 子蒙

問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曰道理本自廣大只是潛
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透熟若急迫求之則是起意
去趕趁他只是私意而已安足以入道 僞

問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中要識得真與妄耳真

妄是於那發處別識得天理人欲之分如何曰皆天也
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
理即所謂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
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譬如一草木合在山上此
是本分今却移在水中其為草木固無以異只是那地
頭不是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 端蒙
問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之所為及發而不中節則是妄故
學者須要識別之曰妄是私意不是不中節道夫曰這
正是顏子之所謂非禮者曰非禮處便是私意道夫
收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

賀孫

進德則自忠恕是從這裏做出來其致則公平言其極則公平也 端蒙

問公只是仁底道理仁却是箇流動發生底道理故公而以人體之此一句本微有病然若真箇曉得方知這一句說得好所以程先生又曰公近仁蓋這箇仁便在這人字上你元自有這仁合下便帶得來只爲不公所以蔽塞了不出來若能公仁便流行譬如溝中水被沙土罨鞞壅塞了故水不流若能擔去沙土罨鞞水便流矣又非是去外面別擔水來放溝中是溝中元有此水只是被物事壅遏了去其壅塞水便流行如克己復禮爲仁所謂克

己復禮者去其私而已矣能去其私則天理便自流行不是克己了又別討箇天理來放在裏面也故曰公近仁 問公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愛是仁之發處恕是推其愛之之心以及物否曰如公所言亦非不是只是自是湊合不着都無滋味若道理只是如此看又更做甚麼所以只見不長進正緣看那物事沒滋味又問莫是帶那上文公字說否曰然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又問愛只是合下發處便愛未有以及物在恕則方能推己以及物否曰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去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

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只推箇甚
麼如開溝相似是裏面元有這水所以開着便有水來
若裏面元無此水如何會開着便有水若不是去開溝
縱有此水也如何得他流出來愛水也開之者怒也又
問若不是推其愛以及物縱有此愛也無可得及物否
曰不是無可得及物若不能推則不能及物此等處容
易曉如何恁地難者

問仁之通只滿道一公字公是仁之理公而以人體之故
曰仁竊謂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功夫到處公所以
能仁所謂公而以人體之者若曰已私既盡只就人身
上看便是仁體猶骨也如體物不可遺之骸骨者事之

榦之類非體認之體也口公是仁之方法人是仁之材
料有此人方有此仁盖有形氣便具此生理若無私意
間隔則人身上全體皆是仁如無此形質則生意都不
湊泊他所謂體者便作體認之體亦不妨體認者是将
此身去裏面體察如中庸體群臣之體也

問向日問公而以人體之則為仁先生曰體作體認之體
亦不妨銖思之未達竊謂有此人則具此仁然人所以
不仁者以其私也能無私心則此理流行即此人而此
仁在矣非是公後又要去體認尋討也先生顧楊至之
謂曰仁字叔重說得是了但認體字未是体者乃是以
人而體公盖人撑起這公作骨子則無私心而仁矣盖

公只是一箇公理仁是人心本仁人而不公則害夫仁
故必體此公在人身以上以為之體則無所害其仁而仁
流行矣作如此看方是 錄

問公而以人體之如何曰仁者心之德在我本有此理公
却是克己之極功惟公然後能仁所謂公而以人體之
者蓋曰克盡己私之後就自家身上看便見得仁也 謹
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
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
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是鏡元來自有這光明今
不為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
自有這仁今不為私欲所蔽爾故人無私欲則心之體

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以能愛能恕

仁之名不從
公來乃是從

人來故曰公而以人
體之則為仁。端蒙

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為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

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為仁世有以公為心而慘刻不恤
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
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 管

公而以人體之為仁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則仁私則
不仁未可便以公為仁須是體之以人方是仁公恕愛
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
能仁仁則能愛能恕故也 謹

李問仁欲以公愛恕三者合而觀之如何曰公在仁之先

愛恕在仁之後又問公而以人體之一句曰緊要在人
字上仁只是箇人淳

公所以為仁故伊川云非是以公便為仁公而以人體之
仁譬如水泉私譬如沙石能壅却泉公乃所以決去沙
石者也沙石去而水泉出私去而仁復也德明

謂仁只是公固若未盡謂公近仁耳又似太踈伊川曰只
是一箇公字學者問仁則常教他将公字思量此是先
生晚年語平淡中有意味顯道記憶語及入關語錄亦
有數段更宜參之竊

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別曰恕之
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銖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何以別曰施是從
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已為恕恕是從已流出去及那
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又問先生謂愛
如水恕如水之流淳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
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不審如何曰說得好昨日說過
了淳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分曰恕是分俵
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俵此水何處一物故
謂之施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銖

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
惟有孔孟能如此下自荀揚諸人便不能便可移易昔

有言盡已之謂忠盡物之謂恕伊川言盡物只可言信推已之謂恕蓋恕是推已只可言施如此等處極當細看道夫

或問力行如何是淺近語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問何以爲淺近曰他只是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不是當行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又問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是如何曰久時將次只是恁地休了節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則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淳

楊子順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

主一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甚多被思慮終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絕斷了淳

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向成之期才方乳保却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大雅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賀孫
用之問學者思先立標準如何曰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

謂而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
恁地比較也不得雖則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
管將來比較不去做工夫又何益賀孫
問學者做工夫須以聖人為標準如何却說不得立標準
曰學者固當以聖人為師然亦何須得先立標準才立
標準心裏便計較思量幾時得到聖人處聖人田地又
如何便有箇先獲底心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
為者亦若是也只是如此平說教人須以聖賢自期又
何須先立標準只恁下着頭做少間自有所至
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率不知那半年是
正做甚麼想見只是且教他聽說話曾光祖云也是初

入其門未知次第驟將與他看未得先生曰豈不是如
此文曰西銘本不曾說理一介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
句義剛

門尹彥明見程子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曰
也是教他自就切已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欲
便把那書與之讀曰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
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
西銘與學者看他也是要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
地開闢道夫

昨夜說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
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選去了那許多不好底

意恩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季游其志也之意此意
思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
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尹彥明終竟
後來工夫少了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
須是如此方得天下事無所不當理會者纔工夫不到
業無由得大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缺此便是病或曰
想得當時大季亦未成倫緒難看在此曰然尹彥明看得
好想見然者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
信伊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說是看箇甚麼或
曰和靖才力極短當初做經筵不見得若便當難劇想
見做不去曰只他做經筵也不奈何說得話都不痛扶

所以難能解經而通世務者無如胡文定然教他做經
筵又都不肯一向辭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
他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無那措諸事業
底心縱使你做得了將上去知得人君是看不看若朝
夕在左右說豈不大有益是合下不合有這著書垂世
底意思故也人說話也難有說得響感動得人者如明
道會說所以上蔡說才到明道處聽得他說話意思便
不同蓋他說得響自是感發人伊川便不似他伊川說
話方終是難感動人或曰如與東坡們說話固是他們
不是然終是伊川說話有不相乳之處曰便是說話難
只是這一樣說話只經一人說便自不同有說得感

動人者有說得不愛聽者近世所見會說話說得響
人感動者無如陸子靜可惜如伯恭都不會說話更不
可曉只通寒暄也聽不得自是他聲音難曉子約尤甚

備

問謝氏說何思何慮處程子道恰好着工夫此是着何工
夫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大體
處只是下學之功夫却欠程子道恰好着工夫便是教
他看下學底工夫

朱子語類卷九十五終

